晉綏日報

第一四二一號　原名：抗戰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社址：山西興縣

尋人啓事

徐希賢（乳名二小）年三十二歲，五寨縣大劉家灣人，一九三七年參加二五八旅七一五團工作，後再無音訊，見報後望即回家來信，如有知其下落者，亦請告知，不勝感謝，信寄五寨城郊豐陀貨棧。　裴徐寨氏

本行啓事

本行已奉命結束，改為工業部磧口採辦所，專責收買兵工原料，凡以前與本行來往之賬目及手續，務於四月廿日以前，前來結清為盼，過期不另函。　磧口新華商行

白家坪貧苦抗烈屬　生產困難解決的較好

（興縣訊）一區白家坪行政村抗烈屬生產困難得到解決，打下翻身基礎。該村有二十六戶烈抗屬，其中七戶最貧苦。去冬土地改革中，這七戶分得了五眼窰、五間房、八垧半水地、十一垧半坪地、八十六垧山地，但他們春耕中的困難還很多。為了幫助他們鞏固生產翻身，政府又送給四條耕牛、一千斤麻籽，貸給三石一斗口糧、三十三萬農具貸、五斤多棉籽和一部份種籽。在最近清算鬥爭中，又給這七家分了兩條牛、一些棉花和鋪子，幫助解決衣服問題。看到這七家都還沒有鋪蓋，村裏又號召幫助買了七條被子，並借出九十斤穀食來給兩個抗屬女人，叫她們到行署紡織班學上紡織布。三月初，政府又送給白家坪自然村的另兩家抗屬王謀兒和坑毛桃一匹馬，他們拿到集上換回一條大犍牛，但喂了五天就死了，剛開肚子一看，原來這牛在賣主家就吃上了鐵絲團子，政府知道這事後，除安慰王謀兒坑毛桃，並調查追究原賣主，同時又給了兩家一條大牛，他們高興極了，坑毛桃說：「政府這樣幫助我，我一定能翻身了，給我在前方的弟弟寫個信，告他家中什麼困難也沒有啦！」一般抗屬也覺得政府和群眾這樣滿意從生產上解決困難，比起過去光給優待糧食實在的多，他們都高興的加緊生產起來。（康受忠、郭存宇）

關中栒邑東北　我殲美械胡軍一個營

（新華社陝北七日電）四日中午，陝甘寧人民解放軍一部，在關中栒邑東北之小垣子，又得勝利，殲蔣八十三旅二四八團之第三營全部，繳獲正清查中。該部係美械裝備，原在黎南，後調至湫北、河南進攻人民解放軍，最近始調來進攻陝甘寧邊區。

（新華社陝北七日電）陝甘寧人民解放軍某部，於四日乘勝收復關中新正縣之湫頭鎮。

我七偵察員伏擊搶糧敵　打下毛驢糧食送還老鄉

（新華社晉綏九日電）四月三日夜，閻匪臨縣一、六區區公所及楊村人員共三十餘名，從衛家峪搶了老百姓的十三頭毛驢、七口袋糧食及寄存放的二十餘套棉衣。這時，在蔡家溝以南擔任我軍某部七個偵察員發覺，他們即在路旁設伏，當閻匪走近時，七個偵察員繳過老鄉的毛驢後，七個手榴彈對着閻匪們投了過去，他們驚慌忙亂的顧得爭逃，被我打死二名，繳獲毛驢一頭，糧食七口袋，棉衣二十二套，油二罐等。次日，偵將毛驢、糧食、口袋等交還老鄉，老百姓（孟明圃）說：「就靠八路軍英勇的隊伍，把我們放過才打的敵人。」（于風、劉同文）

分配土地中　徐存如先公後私

（本報訊）五寨小河頭農會幹部徐存如，在領導分配果實中先公後私，群眾擁護。徐存如係木匠工人，地無一垧，日常對村農會幹事劉侯娃、王任張八成等歷年來吞食群眾鬥爭果實之自私行為便非常不滿，去冬這些自私幹部被罷免了，他被群眾選入農會工作，處處照顧群眾，在第一次分配土地時，全村人每口分四垧，徐存如家有四口只分了十一垧，他毫無怨言，並提出「自己好歹有做手藝，本村地少應先照顧大家分。」第二次分配其他果實，他親自領導，當時群眾估計到徐存如從去年臘月初十便缺口糧，過數年還是向人家借了十斤莜麥，大家提議給他分三石口糧，二斗種籽，他堅決不受，再三向群眾解釋說：「大家最多的才分二石四斗，我不能比大家多了，頂多分一石就滿行啦！」群眾再三要給他多分，他無論如何不要。（賈福先）

代縣公安局商店包庇走私　搗亂金融販賣美國紙烟

（新華社晉綏七日電）代縣政府機關幹部不嚴格執行政府法令，公安局代理負責人趙子英竟與私商公開在老爺家一起賭博。（三月十三日晚，假劉姓住宅賭博通宵，每次聚坐底即達六七萬元）該局商店德和店更公開包庇私商，三月十二日，某私商運火柴兩箱，不繳公開上市出售，該店即以每箱抽十分之二的利息代為出售。金融波動中，不細讀本幣，反投機私用白洋，二十日某商向該店買毛驢一頭，給本幣不要硬要七十元白洋。該店販賣美國紙烟更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新華貨棧吳國勳　營私舞弊破壞法令

晉綏公商新華貨棧人員吳國勳（保德銀行出納），在職三個月內，藉兌換本幣機會就貪污七十七萬五千元，並私挪十萬公款給自已做投機生意。行署雖早已明令禁止幹部結婚，但他卻在該棧經理吳正智（他叔父）的放縱下，大擺酒席舉行婚禮，並給各大商號下請貼，光禮物一項即收四十多萬元。該貨棧不積極扶助貧苦農民生產，而以大批資本借給私商，翩魯商人王健章，因與該店經理是同鄉，一次就借到公款三十五萬元。行署重申嚴禁白洋流通後，該棧吳經理卻拿二百元白洋借給私商王勝財，經緝私關查獲後，吳經理堅決反對沒收。代縣城貿易局商店崇德隆保管賈宏山，在嚴禁外來紙烟聲中，偷着把庫內存的外來紙烟拿到市上高價出賣，上述違法現象，代縣領導機關已注意設法糾正中。（希發）

臨離發現急性傳染病　衛生機關應前往診治

（本報訊）據通訊員馮唯辰、李米一同志來信，臨縣、離石發現急性傳染病。離石五區小神頭村一百零四戶人家已病下二十四戶，三十五人，其中已死亡九人，病狀有幾種：一種是身體發燒、脊背發涼，兩三天後皮膚發出像豌豆般大的紅疙瘩，老年人說這是一種痲疹斑疾病，癩的最少需半月時間才能轉好，重的由疹顆發大，渾身腐爛，三五日內即死；另一種在出疹後，身體疼痛，面部腫脹，昏悶不醒，三兩天亦死。初得病時，人以為出天花，當醫好，但後來種過牛痘、當痊愈的人仍患此病，才知是瘟疫流行。臨縣二完小在三月廿七到廿九三天內病下學生四十餘人。病狀是：頭暈發痛，四肢酸痛發軟，不思飲食，周身發冷發熱，影響到學習和工作。（編者按：春瘟流行，各地應設法注意預防。醫務工作同志希將臨、離發生流行病之病名、病源、治療及預防之方法函告本報，以便各地預防。臨離當地之衛生機關應前往病疫流行地區，迅速救治。）

……人後已的優良作風，在群眾中樹起了黨的威信。三月間，[illegible]上調他參加農會，但他家無一顆糧，群眾自動借給他米麵，……表示「七家糧不會讓我餓着肚子，靠大家幫助的。」（宏流）

文水教育界前輩　范恩聽老先生被敵殺害

（文水訊）此間教育界前輩范恩聽老先生，不甘事敵，慘遭殺害。范先生抗戰前曾任文水縣觀學及聯合校長等職，在教育界極有聲望。抗戰後，堅持正義，不為日寇頻路，避居村舍，隱度愴淡歲月，且曾秘密幫助抗日工作。抗戰勝利，先後出任我文水二完小校長及郭縣完小校長。去年閻匪侵入文水平川，對我軍誣衊造謠，范先生即在群眾面前加以揭發，並常和村民談說：「勾子軍不長遠了，八路軍總會來的，眼光要放遠些。」不料竟遭閻匪特務所忌，和捕起來，誘逼不屈，總遭閻匪殺害。現我民主政府除對其遺族加以撫卹外，並對范先生之高尚氣節，予以表揚。（何月郷）

從白家坪談　幫助貧苦抗烈屬生產

興縣白家坪的消息，使我們大體上看出那裏給貧苦抗烈屬解決生產困難，是做的比較澈底，比較好，從土地房屋牲畜到吃飯穿衣困難，政府和人民是盡量的設法幫助解決了，這一點，值得各地方學習。

生產供給會議以後，各地同志一般的都明確認識到了扶助貧苦抗烈屬貧苦群眾翻身的重要性，在一切工作上首先照顧他們。但是，實際做的當中，缺點還很多，例如不分貧富抗烈屬，籠統的一律優待和照顧，而不是首先扶助貧苦的；例如只給貧苦抗烈屬分配了土地，而未注意力、種籽、農具、口糧、草料、穿衣等問題，來全面解決，經營土地的各種條件不齊備，就很難搞好生產；又例如貸款貸糧是要先照顧了他們，但沒有關心他們的生產情況，新的困難的發生，而不斷加以幫助，真正打下翻身基礎。其他如政府幫助不小，而缺乏群眾中的經常關懷等等缺點也是有的。

興縣白家坪，從去年冬天直到現在，幾度給貧苦抗屬解決困難，特別是關於王謀兒坑毛桃新買回的牛死了，政府發現以後立刻調查，又送給一條牛，不誤他們春耕，同時安慰鼓勵他們，這都表示了誠意為人民負責，人民的精神，正是我們政府工作同志的本色，而這本色，須要發揚光大。同時，希望興縣同志，要高度警惕，絕不能以此為滿足。在這一工作上，像白家坪這樣做的好的，並不多，而且就是對白家坪貧苦抗烈屬的生產，也只是開始幫助他們打下了恢復生產的基礎；今後生產中，他們還會遇到新的困難，因此還需要各級領導時刻關心與檢查，從春耕到秋收，始終幫助到底，要注意團結，如何幫助他們搞好的下種清除，便是最應該注意的問題。

侵佔孝義閻軍　五個士兵投奔我區

（孝義訊）侵據我孝義之閻軍七十一師偏兵第一連一等射手邱保有等五人，於三月二十七日逃來我區。據他們談：匪軍士兵思家厭戰，每天都有三兩個開小差的，最近跑的更多，僅二十六日到二十七日一晝夜間，就逃跑了三十三名。他們原隨十一人（兩個班），在收操後，乘諸排長喝水休息時，相隨逃出，跑出五里路後，被發覺追散，僥倖只有他們五人集在一起，相隨投奔我區。（呂新野）

興縣魏家灘貧苦群衆

水坪地困難已解決

山地村的貧苦群衆也有水地種了

（興縣訊）五區魏家灘行政村在春耕前未及實行土地改革，貧苦抗烈屬及貧苦農民之水地坪地困難，已由調劑解決。四月一日，魏家灘自然村召開群衆大會，討論如何幫助貧苦群衆解決春耕困難，當場就有幹部和富裕農民自願提出調劑多餘的水坪地。農會秘書尹富大，自己有八垧山地，一畝半水地，他把半畝水地調劑給貧苦農民種。新翻身中農魏梅兒，僅有三分水地，無法幫助別人，願將一垧坪地出租給貧苦群衆種棉。會上，富有者共調劑出一百一十五垧多水坪地，並用借貸關係借出二十石四斗米，一石九斗多麥子。三亮小孩長[illegible]和[illegible]等也自願將自己節省下的口糧以及小孩的撫養費拿出一石八斗糧食，幫助貧苦群衆解決口糧困難。目前，全行政村共調劑出二百零七畝水坪地，各自然村幹部會[illegible]決定，打亂村界，統一調劑，叫山地村的貧苦群衆鋤川地來種。其分配原則為：（一）先照顧老白村和貧苦抗烈屬和貧苦農民多的村莊。（二）有租子的水地先分給本村，沒租子的分給外村。（三）各村個別貧苦幹部需要租種水地時，要經過群衆批准。根據這些原則，現已將全部調劑地分給全行政村一百九十七戶貧苦烈抗屬和貧苦農民。此外，僱長[illegible]下一部份水地，由全區統一調劑，區上已決定給山地村木崖頭行政村的最貧苦農民調劑二十多畝。（王宗[illegible]、劉必[illegible]）

臨縣石家莊的嚴重錯誤

不給外來貧僱農分地 分散外村中農的土地

（臨縣訊）一區石家莊村土地改革中，幹部不從階級觀點出發，歧視外來貧苦群衆，使土地分配極不公平。該村二十四家得地戶中，二十三家是本地戶，其中除了一部份應得地的貧苦農民外，還有兩家富農，也得到土地，而十一戶外來貧苦農民，卻連一畝也沒有分到。在分地時，村幹部說：「來二三年的不能分地」、「外路人沒資格分地」，外來貧苦農民在被歧視的地位，吃菜豆渣渡日，也不敢提出要地的要求。對應分散土地的對象，亦分開外村與本村的不同處理。本村幾家富農應退出的土地，都未分散。相反的，在貫徹本位主義的作法下，嚴重侵犯了中農利益。可四莊中農白開亮在該村有三畝半水地，給分散了二畝。在貫徹錯誤的排外思想下，該村土地雖分配了一下，但貧苦群衆沒發動起來。這次經生產貸款工作組發現後，現正發動群衆進行糾正。（金石）

張家村區村幹部 自動拿出好地 分給貧苦群衆

（寧武訊）四區張家村土地改革中，區村幹部自動拿出好坪地，分給貧苦群衆。村長楊成喜原有坪地一十一垧，梁地十二垧，他看到自己的坪地比一般貧苦群衆多，自願拿出好坪地五垧，分給貧苦群衆。區幹部潘辛有坪地十七垧，除將三十三年後通過群衆買的五垧坪地退出外，又拿出兩垧。由於他們的影響，民兵分隊長閆老虎也自動拿出十垧坪地，兌換壞地。以上幹部自動分出的坪地，已分給貧苦抗烈屬及無地少地的農民。（段良陳、牛辛潘）

地主惡霸的罪惡數不盡

劉本漢橫行霸道逼死人

（嵐縣訊）三月二十四至二十六日，五區貝應溝慈崇同會鬥爭惡霸地主劉本漢。劉原籍興縣嘉峪口人，四十八年以前移來貝應溝後，即先後將劉敦五、劉銀鐵等二百多垧地霸去。白安有死了，用他一付棺材，就便把白的地霸去。白年典給劉的[illegible]、張金兒等九十垧多地逼著要下。從此以後，全村大部土地給他霸佔，用高租剝削農民。佃戶元有孩、張天喜租種他的地，原租每年六石，但每年還租，一直還到十一石。農民種的不夠交租，五戶佃戶逼得退地移鐵，把僅種的土地都留給他了。後來他利用女兒和興縣永騰泉（商號）的人勾搭，把該商號租給貧苦農民耕種的幾十垧地奪走，又佃種給貧苦群衆。舊政權時期，他當閭長，和他的親戚王進升（村長）一起，壓迫群衆，並叫老婆、女兒向舊政權軍的壞蛋賣淫，借勢橫行，村裏無人敢惹。四〇年新政權成立，他還用手段混入新政權，仍任閭長（直至四三年），繼續欺壓群衆。四三年，由幹部包辦代替的鬥了他一下，但經濟上政治上並沒有受到打擊。去年土地改革，因幹部工作不深入，群衆沒發動起來，他玩弄「獻」地花招，將一百多垧壞荒地「獻」出來，保留二十多垧好地。

長工一年受到底 不給工錢賠上飯錢

這次縣區幹部再去發動群衆，經過十多天的醞釀，群衆已覺悟起來了，二十四日開鬥爭大會，群衆向他進行訴苦清算。給他攬過工的長工訴苦說：「我從二十八年就給劉本漢攬工，攬了三年，每年不給工錢，只給點種兩垧地，穿點衣服。年初交到年底，冬天還給他扭麻繩、扒檁子，人家三塊錢買的布算我五塊，叫我把種糧的兩垧莜麥，剩下點來和他合吃了。我另外借糧四垧地，人家說要算飯錢，長年算下來，弄得一乾二淨。

惡霸狠心設毒計 逼長工賣掉老婆

他又想下一個毒計害我：晚上他在院內挖下一個小坑，埋了一些銀元，硬說我把銀元偷了，第二天早上叫我去掃院，他在院內埋的四十塊銀元給丟了。我氣憤不過，到村公所（舊政權）打官司，但村長和地主是一家人，硬要我賠十五塊銀洋。貧苦人哪來的銀洋，向村長和地主求情，人家不讓。當時怕眼下吃虧，只有承認賠錢。晚上回家憤怒指著我罵：「以後我不了解……。我想要貼上個伺候他！後來劉越要我婆姨，他瞧見就不高興，怕我跑了，不由他攏著。我娶婆姨時，在衆人說合下，他借給我一石三斗莜麥，我們婆姨倆受罪的就要莜麥，自己肉裡剜借的送了他。後來就氣的哭了一頓。沒辦法逼得我跑到大營盤林地裡躲了兩天。地主說：「跑了也不行，要在各村搜查！」我隨捕後又憂愁跑到興縣找我姑姑，姑姑沒有辦法，我想：「人活百歲終是死」，回去拚命去吧！回來被地主捉住送到區公所坐班房子。白天受苦，晚得餓著眼花，自己只好承認賠錢；回來把一條褲子、一件皮襖賣了，賠給人家錢，沒辦法只好把老婆賣了。我賣老婆的時候，多麼傷悼，老婆要走，沒穿的，我把皮襖脫下讓她穿上，我光着身子等人家把老婆接走，賣老婆的錢又買了些衣服才能出門。賣老婆又遇上惡心人，實心出了二十六塊錢，村長打印子要了幾塊，總共吃了幾塊！輪到我手上才得到九塊」。說到這裏，他憤慨地說：「現在有了政權，還怕你，你會依可原悟？不受你壓迫了，劉本漢！你把老子再不怕你了！」

剝削訛詐不算數 兩年逼出兩條命

羣衆又揭發他的種種訛詐罪惡：劉本漢在三一年和四零年兩年中，即前後逼死張四鎖、白明玉兩條人命。他嫌他少出錢，他不高興，把他吊打死了！另外，他的前一個長工也被他逼得吊死的。在三天的會上，羣衆把他十八年來的罪惡揭發出來。鬥爭取得了勝利。將他花那群衆的六百塊白洋，十多垧好地和三孔好窯，全部分給貧苦烈抗屬和貧苦農民。（劉立漢）

地主牛增文從交城逃到文水

冒充復員軍人 騙過領導欺壓群衆

（八分區訊）交城縣寨會地主牛增文，陰謀逃避兵役及公糧、抗租等負擔，歷年潛逃在外，冒充復員軍人，招搖撞騙。四〇年以來，他即東逃西竄，專門鑽營，向部隊找點營生，圖謀隱蔽，向部隊說：「我給你們幫忙吧，光吃飯不穿衣。」同時就做開了營生：「我參加了某部份啦。」給分來部份[illegible]口；[illegible]給九旅、一旅捏造偵察，跑過興安等地；記住幾個幹部名字，[illegible]有部隊打聽，去年拿著一個女人（來歷不明），趕着一匹大騾，來到文水，說是九旅復員下來的，是河北人。當時縣府王科長沒有追索介紹信及退伍證，亦未詳細審查，馬馬虎虎就安置在牛家垣，並囑咐幹部「要好好照顧」。牛增文到了村裏開口就要西亮房子住，成天催逼村幹部要米要麵。後來設要開店，要村裏幫助二百多斤乾草，八十多斤白麵。他常拿低價買到興、臨等販賣，並暗中偷販鴉片，擾亂分區工作隊。到達該村，因不了解情形，又分給他上等苗地四畝，秋地一畝及好窯一孔。以後覺其可疑，才開始審查他的來歷，但他仍以假冒資格對付工作團，無法進行追究下去。群衆即將追回，並把他送交政府法辦。（劍霞）

上下一推自己不管 貸款怎能貸的好？

—河曲六家案村的檢討

（河曲訊）五區六家案行政村檢查貸款工作，主要偏向是幹部故弄玄虛，對群衆錯誤意見由宋予科主，消極的推給上級處理。郭家莊分隊長賈滿合說：「討論咱村的苗貸款時，依看該貸不貸，但群衆意見不統一，是兩可決不下，結果就是八個人，表決，一石顆子研究貸款，幹部宣佈不給二流子貸款，但是二流子提出要貸，某群衆說：「反正四行政村研究再說吧！」於是村長把二流子給登記了。本來應貸的只五戶，但這次給一研究，一下十一戶，一戶破落地主、一戶兵痞、一戶二流子，三戶富裕中農都給登記上了。村長當時的態度，說「上頭批吧！」由於幹部對群衆不負責任的態度，使貸款通過於分散，全村四百七十八戶，竟有一百四十五戶要貸，因此分配到的貸糧，就很小的，有的只分到十斤、十二斤小米。經檢查後，決定再撲一步了解，並發動群衆認真討論，必須把貸款貸到真正貧苦群衆手中。（任啟德）

地主李韶榮等詐騙黃金案將宣判

（本報訊）興縣李家灣地主李韶榮，僞造軍區首長信件，詐騙貿易總公司赤金案，已由政府拘捕法辦。李韶榮是興縣聞名土劣，一向欺壓群衆，敵視民主政府，近年僞裝貧窮，在李家灣開小爐賣餅子。去年十月間，曾從法私販煙土，十二月間，結識臨山人宋德（過去在軍區實物科員，思想落後，精簡退伍，後經商），李見其可以利用，遂勾引宋德，共同設計詐騙赤金。先由李韶榮冒用軍區首長及司令員、李政委名義，偽造貿易總公司經理信件一封，內寫「借用金件拾兩，當價萬日，如數清還」等語。嗣由宋德刻下李政委名章一個。李指使宋：「你小心把信件交給貿易公司，就說是軍人哩！」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宋德持信至貿易公司，進行撞騙，詐得赤金二兩。事後，宋將赤金交李韶榮，李因恐懼，即逃跑，後經公安總局派人查明真相，將李、宋先後捕獲歸案。李韶榮、宋德初企圖抵賴，百般狡辯，惟卸責任，終於因證據確鑿，供認實情。李因畏罪，曾持刀交川自殺，以「自殺」等手段脅迫政府。該等法院現正審理該案，不日即可宣示判決。（法院通訊小組）

城鎮集市應該轉移

近來敵機不斷到各地掃射，特別是一些城鎮，已經到過轟炸或掃射，因此我建議城鎮的集市，應該轉移到別的地方，以免受到無謂的損失。離石大武鎮在敵機轟炸後，仍然照常集市，這是不妥的。希望當地的區村幹部，不要麻痺，迅速負責轉移到隱蔽地帶。（昂火）

城鎮貨物應作必要的疏散

最近敵機兩次在興縣掃射，為了避免意外的損失，我建議不論公私商店的貨物，應該作必要的疏散，不要都放在城內。有些人抱著「也許不要緊」的思想，恐怕是不合適的。我們應該作到「有備無患」。（馬爾寶）

早修水渠早澆田

今年，不少地方的貧苦農民已分到土地，鑄河水村等，幹部應及早組織群衆開修河渠，堤壩，抓緊澆田，利用二、三月之間冰水剛消，河水旺盛的機會，以防四五月間下雨時缺雨。春耕用有很多好處，澆過的地，稍下些雨就能按時入種，苗子出的齊，耐旱。（李繼章）

給担架隊的話

在担架上的人，自己[illegible]負了傷的，[illegible]，換的，擔架[illegible]，老鄉抬的好，人不能[illegible]，有時[illegible]，合適，人[illegible]能抬下來。又摸不到[illegible]們的痛苦，[illegible]，担架的放時，亂喊亂叫，[illegible]同志的話，我希望區公所轉告各村注意，担架要常準備好，修理的堅固些，抬的時候開明白傷員，傷在那裏，以便好好照顧。路上把上架走的地方，更特別留心，傷員的安全第一，萬不可把傷員們摔下來。（郭保全）

同蒲南段沿綫各縣
游擊攻勢如火如荼
在游擊戰掩護下進行分田

（新華社冀魯豫七日電）同蒲沿綫平（遙）、霍（縣）、洪（洞）、趙（城）、靈（石）、汾（西）、浮（山）、翼（城）、介（休）等縣游擊攻勢，如火如荼。趙城外圍蔣僞唯一據點上紀落村，已被民兵逼退，蔣僞現僅能孤守城垣。靈汾民兵輪番出擊，上月十二日，襲擊川口東、西餘之閻特「愛鄉團」，俘敵八名，繳槍二挺，步槍八支。浮山輪戰隊，十四日在離城六里的賈莊，俘殲蔣軍一小隊。翼縣坪灣、溝東民兵，三天內擊退閻僞數次進犯，斃俘敵十三名。以上各縣游擊活動，掩護了後方安心分田。翼縣在縣、區、村各級組成一攬子形式的游擊部隊，掀起了一個游擊戰爭和分田，根據全縣不同地區，劃爲三種鬥爭綫：第一綫游擊區，開展爆炸，進行封鎖，掩護第二綫土地改革；第二綫：掀起一綫的游擊戰爭，進行分田；第三綫老區，進行查封總結、填窩疑，發動農民組織二第一綫之上南圍側延安村，已與蔣僞開作戰兩次，斃敵四名，活捉「奮鬥團」一名。××村一直在石當地到敵據點村邊。第二綫已有陳寶、小莊等十餘個村，展開土地改革運動。介休邊地農民說：不分地也得打敵人，分了地打敵人更有勁。該縣馬鳳村經二十天的鬥爭，全村七十一戶貧苦農民，已獲得二百五十畝土地。

晉冀魯豫邊府正副主席
責聯總助蔣違約放水

（新華社晉冀魯豫七日電）晉冀魯豫邊區政府主席楊秀峰、副主席戎伍勝二氏，於三日致書聯總塔德先生及艾格爾頓將軍，質責聯總幫助蔣介石違約合龍放水，要求速撥復堤、修險所需工賑款器材，以及聯總所存救濟中國人民之二億餘美元物資，悉數分配與解放區。函中首以聯總人員始終贊助於合龍放水，且多方爲其設法之事實，駁斥所謂「最後合龍，聯總未得先知」及「國民黨反動派強欲放水，非外國人所能阻止」之說。關於中央社所傳，艾格爾頓會同薛篤弼協議合龍之事，楊戎函稱：「何以未聞先生等質問之於合龍之前，亦未聞有貴署任何人員拒絕協約合龍服務。」並指出：「蔣介石不之得以完成堵口合龍工程，實貴署之全力支援所賴」。該函嚴斥「黃水歸故，大有利於豫皖蘇新汎區之民生，乘桃汎未至，趕成合龍，爲工程所必須」之觀點，說：「堤未成而合龍放水必致造成洪災，禍蘇管區人民之大患，乃在蔣家虐政，使人民破產流離。……蔣民家族何曾有一時一念爲民生打算，一九三八年，黃河潰決改道，誰實爲之？今彼急於堵口合龍，又豈在爲新汎區災民計，乃爲配合軍事進攻，分淹解放區，以遂其消滅中共與解放區人民之妄想耳。」函末力陳：「如其先生等具有補救已往之誠意，其道無他，速撥復堤修險所需工賑款器材，增撥移民救民費，及以聯總所存救濟中國人民之二億餘美元物資，悉數分配於解放區。」

× × ×

渤海蒲台人民
全力搶險轉危爲安

（新華社山東七日電）渤海蒲台人民全力搶險，上月二十四日，該縣麻灣險工黃水突漲至三點九四公尺，五道護堤水壩淹沒三道，二百五十米長的護堤稭料被衝毀，黃水不斷外流，勢將氾濫。該縣民主政府及龍居、史古兩區公所全體幹部聞訊，連夜趕來，協同當地居民八百餘名，以三千餘條麻袋裝砂堵塞。次日，麻袋又將場乾，居民紀緒拆毀浦寨所得瓦房三十餘間，搜集磚瓦，並打樁被水沖沒之一千七百公方磚修堤數處，至廿五日，搶險民伕已達三千餘人。縣府及沿河鄉政權，特成立搶險指揮部，民伕組成史古、龍居兩隊等，四百輛大小車組成運輸大隊，三十三隻船編爲船運隊，因防備將堤墊凹，白天只留一個營，分在三千七百米長的險工兩端，防止黃水流出入，晚兩個區即全部上堤工作。從麻灣到險工道上，車運頻繁，小車由一天運七次，增加至十五次，從日運磚石兩萬個，增至七萬個。傅縣長也參加運輸隊，至第四日，五道護始搶出水面一公尺，並趕起稭埽磚壩三段，麻灣險工轉危爲安。

蘇中敵後文教事業發展
與羣衆聯系與鬥爭結合

（新華社蘇中七日電）蘇中泰州、東台、寶應等地蔣後文教事業，在鬥爭中堅持發展，且有不少新創造。泰州蔣管區環境極緊張，該區小學卻由十餘所增至六十二所，比抗戰擴大五倍。寶應大北區某鄉，即有改良私塾七所，來學兒童達二百以上。東台某村一百八十戶，有小學二所，入學兒童幾佔學齡兒童總數十分之七。東台中學，在分散教學中，與羣衆保持密切聯絡，羣衆自願爲他們偵察敵情報，敵人白天下鄉，他們晚上上課，敵人中午出來，他們就早晚活動。在教學上，則創造了閃電教學、輪流教學（一個一個傳）、突擊教育等方法。函授教育、連鎖教學（輪流到各單位一個傳一個）等方法。時事、政治及傳佈技術方面，內容着重與鬥爭密切結合之知即傳的方法，推行羣衆教育，團結地方失學青年，散貼標語，爭取自首人員回家，見動羣衆，學生積極參加鬥爭，知識很高，學習情緒很高，連五十歲的徐老先生，亦熱情參加學習，信念在大寒天，奔赴各地，會加學習。在鬥爭中，他們組織了話劇隊，先後演出十五次，並協助羣衆成立農村劇團，小調，配合做好「清算」動員。

蘇北蔣後鹽阜鹽務局
貸糧解決鹽民困難

（新華社蘇中六日電）黃海岸邊大淮鹽場春掃開始，蘇北蔣後鹽阜鹽務管理局，即以三十萬斤糧食，貸與新灘公司八十家私營鹽墾公司，供給鹽民春掃期間食糧。新灘位於淮游套子口與黃河口之間，著名淮北鹽場，自宋公堤至灌邊，縱橫三十餘里，鹽田達三萬七千畝，年產食鹽六十萬担，爲民國二十八年大淮湖以後新開闢者。近年內兩水失調，各私營公司鹽田，致鹽灘廢所亦未修理，須以收後分規定之四分之十五作修理費。今以日提高……近日蔣軍一企圖上岸防掠，被破壞鹽場子弟兵及武裝保衛下，鹽民自衛隊，生產仍安定如常。

蘇中李堡戰役
我殲傷蔣軍八百

（新華社蘇中六日電）蘇中李堡戰役戰果，據初步統計，蔣軍四十九師七十九旅二三七團一個營及二十一鄉「自衛隊」全部、「還鄉團」一部就殲。計斃傷俘蔣營長以下八百餘人，繳獲輕重機槍五挺，長短槍各種卅餘支，彈藥及其他資材甚多。

石臼所海面
我俘蔣記汽艇二艘

（新華社山東七日電）昨日下午八時，人民解放軍海防部隊一部，於日照以東石臼所海面，俘獲由青島駛出之蔣記汽艇二艘，俘海防務衣兵二十七名，繳電台一架。

莫洛托夫發表聲明
德國應成爲統一國家

（新華社陝北六日電）塔斯社訊：（遲到）四月二日外長會議上，莫洛托夫發表蘇聯對德政治機構的聲明。關於德國中央政權和州政權之關係問題，莫氏堅持德國應作爲一個統一的國家，不同意將使德國聯邦化的某些提議。他說蘇聯外長會議應考慮蘇聯代表團已提出的（一）德國政治制度必須民主，而其政權機關應在民主選舉的基礎上產生。（二）依照波茨坦決議，建立中央行政機構的財政部、工業部、運輸部、交通部和對外貿易部，以作爲組成德國臨時政府的第一步。（三）應使不符合於德國民主人士意見的某些事加諸德國人民身上，而是對於德國民主人民的意見也予以考慮。莫氏建議在建立德國民主制度的過程中，採用威瑪憲法某些民主的部份。莫洛托夫說明的第二部份綱領：「一般適當的程序，應先討論關於政治機構所必須的問題。」莫氏依據上述主要原則，指出美國代表團關於德國臨時政府的步驟的建議，即由各州代表組成一個臨時政府，是以引起嚴重的顧慮，將使德國人民認爲德國不再是一個整體的國家，而不對各州生倡權，因而也不可能保障德國統一對盟國的義務。莫氏表示，蘇聯代表不能接受美國代表團建議給予德國臨時政府的指令，由管委會或管委會們以大多數通過德國臨時政府的決定而面臨盟國，因此一管委會的建議以及前此盟國的決議，對於管委會的決議，將破壞在德國進行的一致。關於建立德國政治民主的建議，莫洛托夫主張：第一，根據波茨坦決議，建立對於各經濟部門的中央管理機構，作爲開始步驟。第二，建立某種諮詢機構，以協助管制委員會制定德國臨時憲法。第三，德國臨時憲法，應經管委會批准。德國的組成，選舉臨時政府，德國各州都有代表在內，必須包括德國民主政黨、工會和反納粹團體的代表參加，如此一切臨時政府的組成，必須依靠於盟國管制委員會。莫氏堅稱：德國民主人士臨時工會以及各州等代表的意見，才是應當諮詢的，祇有這樣，德國政府才能反映德國民主人士的願望。莫氏在總結中指出，蘇聯代表對此項建議的程序，與波茨坦會議協議的精神上完全一致。

莫洛托夫答記者問題
對德國問題

（新華社陝北七日電）據合衆社莫斯科四日電：莫洛托夫頃以書面答覆美記者斯蒂芬所提出之若干問題。雙方問答，包括下面若干點：（問）閣下認爲美國對德國政治組織之建議，是否將使德國分裂了（答）有此危險。（問）閣下認爲此種決定有何結果了（答）此種決定，將導致不良結果，此將使德國黷武主義者及建信復仇觀念之份子，認爲可能自行統一德國。（問）閣下認爲蘇聯主張統一與美國主張聯邦化德國之間，有無折衷可能了（答）余不否認有此種可能性，彼此可能同意德國人民應以公民投票方式，自行決定聯邦化問題。（問）何爲恢復希臘民主之最上策了（答）最上策即撤銷對希臘內政以外國干涉。（問）閣下認爲莫斯科外長會議，將可產生具體結果否了（答）爲吾人共同目的計，莫斯科會議須迎具體結果，然此並不決定於蘇聯一國，不過無論如何，蘇聯代表團將盡力求得具體結果。

外長會議聯絡委員會
審議德中央與地方分權問題
英法蘇代表意見接近

（新華社陝北七日電）塔斯社訊：外長會議聯絡委員會，於四月五日審議德國中央政府與各州政府間分權之問題，英法蘇三國代表團，均同意有劃定中央政府與各州政府權力之必要。對德國臨時中央政府與各州政府權力之實際分配問題所作的各項決定，也在許多方面取得一致。雙方決定授與中央政府以經濟統一所必需之權力，另一方面，英國代表團又要求極度限制中央政府之權力。聯絡委員會，詳細討論德國政治統一問題時，蘇聯代表團保證德國臨時中央政府以下述各項有關的立法與行政權：在保障德國政治上統一的條件下，保證德國爲一個國家之自由發展，特別在對外關係上的權利，但須將有關國家安全的各部門及各州公共秩序之權力，交給地方當局處理。同時蘇聯代表團已提出應保留之某種限度的權力，英國代表團對於各州的職權，僅同意其中之若干部份，規定中央政府與各州政府權力之權限，在許多重要問題上之意見，已趨接近，蘇美兩國代表團，但須在下一次會議中，繼續討論此一問題。

日本反動派要詭計
修改衆院選舉法案

（新華社陝北六日電）東京訊：日本自由、進步兩反動派，在行將到臨大選之前，玩了一套詭計，修改衆議院選舉法，提出「小選區」制，以限制選民選舉，每區只能提出代表三名到五名，每選票只能投候選人一名，代替現行的「大選區制度」（根據行政區劃的較大選區），提出多數候選人，以便於在選舉中，能獲得勝利。蓋因彼等在所謂「小選區」中佔有優勢，因而在現衆議會中佔有多數席位，該修改案已於上月三十日通過。日本共產黨、社會黨等民主黨派，及全國各民主工團，都大加反對，並指責這是反動派在選舉前的無恥陰謀手段。職工聯合會門爭委員會發表聲明，揭露這一詭計的真面目，並號召民主人士聯合作戰，以發出反對的呼聲。

美國干涉希內政
爲攫取中東石油巨利

（新華社陝北三日電）美國干涉土希內政，其目的之一，在於攫取中東石油的巨利。據塔斯社報訊：目前大石油商揭露美國石油公司在沙特阿拉伯，戰爭三年間，共獲得六千八百萬美元的過分利潤，非特於在參議院戰爭調查委員會上揭出一步的證據。該委員會主席及共和黨員宣稱：特美國對中東石油的援助，政府將可獲得在中東石油世界的標榜，而且美國石油價格的報酬，當由於美國在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利益，美國人民那麼攫得三分之一的石油供應。這說明了杜魯門干涉希土內政的內幕。

我校教育方針的初步檢討

黃文若

把窮孩子關在校外

在我的思想上，本想貫澈新民主主義教育的方針，爲人民服務，爲工農兵服務，我希望興辦一完小變成爲娃娃的學校。記得在秋調時，有許多村子的娃娃報了名，心想是「這可有辦法了」。可是去冬又碰到翻身發動，娃娃不能來了，後我退一步想：[illegible]……我們沒有貫徹爲[illegible]本[illegible]致[illegible]教學的階級路綫，以致實際上把貧苦子弟關在大門外了。例如今冬辦夜校時，學生們去動員失學兒童上學，遇到最大的困難，就是一些娃娃們不但不來，反過來問學生：「一錫完小學生唸書吧？唸」他的屁舊，咪家伯見唸。」有時甚至學生和校外兒童相打起來，常時我們認爲我們的學生可能有些說話不好，調皮，或者校外兒童沒有受過教育的過。但經以後研究，卻是由於兩者當中存在着階級矛盾的原因。如東關小學一個小學生說：有一次他到完校，他了四班教室時，社全指說：「小心！小心看他偷了們的東西。」因此，他不願意來完小。一些失學兒童說：「你們學生都有錢買書本，穿的好，吃的好，你看我穿這樣的衣服，我去不了，人家一定笑話我，看不起。」這是貧苦子弟的[illegible]。我們學校的學生，大部份是有錢家的子弟，穿的整整齊齊，[illegible]那些窮娃娃，[illegible]粗氣。[illegible]了不少的「拜識」。窮娃娃呢？誰也不給他送，於是又也無東西給別人，於是同時受某些同學的恥笑。因家庭勞動多，常誤課，結果學習成績不大好，同學更看他們不起，因此，無「拜識」。窮娃娃在我校感痛苦。我們教員對學生雖無「嫌貧愛富」的思想，（也還不至如此）但對貧苦學生的具體痛苦，沒有體會到，更不能依據這些實際情形，進行有的教育。這樣實際上是把校門關了。

把階級教育變成空洞理論

我們過去認爲兒童思想單純，對他們的教育，不可太政治化，應當着重文化教育。於是強調「正規化」，教員們從早起到晚上十一二點鐘，都在忙着上課、抽課、改作業，開檢討會，學生們也忙着考試，日也忙着演算術，讀國語，背史地，記自然……，後感到這樣作下去不對，於是提出文化教育與思想教育並重，並在去冬提出評定同學好壞的原則是：一、看他爲群衆服務的精神好壞。二、看他的良好習慣。[illegible]……教育，在我們表面的形式很[illegible]下，學生們記下了很多的名詞，如剝削人和「[illegible]」……，但實際上卻不知道什麼叫剝削。像五年級學生侯[illegible]說過：「牛保先的父親是地主」，是不是地主？六年級學生宋[illegible]也說：「我家的土地，我家的耕具和種子，都是我家的，我家的土地，分給他們四成，只給我家分六成，我父親在舊政權時當過村長，人家都說我父親是個「公道人」，爲什麼說我家是個地主，是剝削人呢？」

從這些問題上，明白看出地主子弟的覺悟。我們就沒有抓緊和發動貧苦子弟的回憶和訴苦運動，從實際問題上加強思想教育，而祗在書本上講些空洞的道理。這就是把理論變成教條的一種表現。

在我們教員裏面，也有人隱瞞自己的成份而不肯承認自己是地主成份，明明是地主成份，甚至對土地改革，不認識。這是非常錯誤的，如果不決心改變自己的階級立場，就不配當我們解放區學校的教員。

開始轉變

自從生產供給會議的傳達後，我們教員中間[illegible]……現在教員和學生，都開始注意貧苦子弟和勞動人民；各班學生都幫助抗屬和貧苦農民擔水，掃院，……一些幹部子弟的勞動習慣也開始在養成。

由此，可以證明，只要把羣衆鬥爭和階級教育很好結合，再抓緊組織學習，階級思想教育，是可以深入的。由於學生們開始轉入實際的階級教育，他們已經能夠配合學校進行對學生成份和思想的審查。同學們審查了三班班長牛保先的父親的成份，一致認爲是個大地主，並且用各種方法剝削財產，他也吹噓過，大家都不要他當班長了。

畫家：伙夫

前上海精華藝術公司畫家周錦綿（筆名「廣文」），他和[illegible]十總隊一個中隊的兄弟，於上月聽城附近戰鬥中一同被解放過來，[illegible]文化界前綫[illegible]劉先生，很驚奇的問道：「你怎麼也當了兵，跟這幹中國人打中國人的勾當？」周感慨的述說：「我因爲拿不起幾十萬元免役費，而被抓來當國民黨軍隊的伙夫，每天挑幾十擔水，把肩膀都壓腫了。」言下他喟然長嘆道：「在蔣管區文貧娼富的天下裏，有什麼法子嗯。」

人民解放軍保衛老百姓　老百姓擁護人民解放軍

（河南墜子）　肖紀　苗波

小弦子一拉「棱棱」，
先唱個小段大家聽，
日出東方一片紅，
請位同志聽我明：
「人民子弟解放軍，
他和百姓一家人，
人民解放軍保護老百姓，
老百姓擁護人民解放軍。」

×　×　×

話說楊毛口有個楊老漢，
全家老少四口人，
大兒子受苦在煤窯，
二兒子村裏當民兵。
解放軍某部一個班，
住在了楊老漢家裏邊，
他們來笑嘻嘻叫老爺！
住在了你家裏多麻煩。
老漢老婆開言道：
「同志說的那裏話，
軍民一家客氣啥！」
楊老漢
拿出兩張席子兩口鍋，
泥好爐灶生着火。
楊老婆——
見班裏吃飯沒有菜，
邁開小步走的快，
端出韭菁和鹽湯，
「酸菜不酸別嫌賴。」

×　×　×

出完操來上罷課，
幫助房東擔院把水挑，
灶子裏無炭生不着火，
抽空給老鄉去積炭。

×　×　×

臘月盡了過大年，
楊老漢全家放寬臉，
同志們上前把老婆喚：
「你家殺豬爲那般了？」
老婆說：
「有苦在心裏實難言，
我好似啞巴吃黃連，
人家過年新窗紙糊，
我家過年爛紙補，
人家包餃子肥肉餡，
我家沒啦一把麵。」
楊老婆一聲言可憐，
衆人把他來相勸：
餃子咱們來我們有，
送給了老婆一大碗。
楊老婆感激眼睛笑：
「有咱八路軍窮人就餓不着」。
過了三十年初一，
一夜雙歲又一年，
軍敬禮來民作揖，
軍民拜年大團圓，
關桌前來紅油擦，
請來房東吃酒席，
班長忙把酒來敬，
楊老漢一口嚥下去，
個個笑成了一條綫，
看見班長像親兒。
過罷大年到春天，
一個戰士着了涼，
楊老婆聽了心着慌，
上房裏跑來下房忙，
熬了一碗酸辣豆麵湯，
撒點鹹來拌口湯，
切點小葱把葱花放。
楊老婆端盆端上炕，
熱熱騰騰噴噴香，
趁熱熱動都喝完，
不要怕熱不怕燙，
喝的頭上出了汗，
酸辣湯就是一付好藥方。
你聽老娘對你說：
一點上被子蓋一蓋，
汗出透了叫慢慢落，
千萬不敢再着涼！」
老婆把同志們常親兒看，
同志們把老婆當親娘，
班長棉衣露出花，
老婆給他補衣裳。
同志們出操在操場，
楊老婆洗衣在門旁，
棉衣拆洗了十四件，
鞋襪一床被子十幾雙。
日子越來越久長，
楊老婆比親娘還要強，
世戲時間團聚坐，
喜喜笑笑道家常。
有一天，
兩個戰士送[illegible]，
「楊老漢，命令發下來：
「叫娃明，別打柴，」
你們不聽就打不怕，一
楊老漢命令他們不出話，
急得老婆說不出話，
手拿條帶掛下打，
那兩個戰士笑哈哈，
大家都看見了，
話說那一天楊老漢鑑了覺，
部隊接命令要出發了，
大家忙着打背包，
把楊老漢也給驚醒了。
楊老婆迷迷糊糊一仔細聽，
外面「咕噔噔」有響聲，
莫不是牛兒要吃草了？
莫不是死狗怕冷鑽門洞？
仔細一聽不是，
聽見院裏有人走，
盆盆碗碗來回響，
一定是出發有命令，
孩兒們上前去打敵人，
楊老漢急的下炕，
雙手正要拉門栓，
外面一個戰士把門喊，
那戰士兩盆大盆和盆碗，
手裏端着小盆蓋，
老婆開門偷偷一笑，
「孩子快上炕蓋被絮了，
快快上炕給我一個被絮，」
老婆起來抽大煙袋，
點着火來抽着心有事，
那戰士放在炕上邊，
一盆碗又來上邊隘，
我們前去打頑固，
打走了頑固再見。」
楊老婆忙把風箱拉，
大家回來喝口水，
我們裏頭有點兒麵，
喝上口不怕風和寒，
吃飽了好上戰場。

×　×　×

除伍集合了一大片，
老婆老漢站旁邊，
除伍出發一條黑影，
老漢老婆送出村，
口裏說着心裏想，
只盼孩兒們打勝仗。

「五道爺」的一隻狗

張維棠

劉五是個關四區店四村的一個惡霸地主，綽號叫「五道爺」。有一次，他想試探一下老鄉們是不是怕他，故意把鐵鍬、鋤等農具，扔在門邊大道上，看誰敢拾走。結果放了好久，沒一個人敢動，他得意得到處嚷叫：「誰敢在我劉五頭上拔一根毫毛，老子就要挖他的心肝」。

劉五喂着一隻狗，因爲我尋食物，跑到離家三里的白草坪村，不知道偷吃上什麼東西或者是得了什麼病，死在村口外，劉五就跑去白草坪，在村裏大罵：「打死了我的狗，你們這一村子人都不得安寧！非把我的狗給我活不行……。」白草坪的羣衆個個知道惹不起「五道爺」，便派人擺酒賠罪，劉五還不依，說：「你們打死了我的狗，你們就得給我輪流看守家門。」羣衆再三央求，劉五就提出一個條件：要白草坪全村羣衆披麻戴孝，把這隻死狗用羅鍋抬上，再叫吹鼓手吹打着，全村人哭叫着「狗大大」送葬到五道爺墳上去。後來經過再三說合，全村人湊合的送給他兩石穀麥，又把死[illegible]

[illegible]